

《历史爱好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宋德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和(常务)

孔德龙 张亦工

宋德金 林建初

姚玉民 高世瑜

廖晓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士坦丁堡陷落记/陈志强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3

(历史爱好者)

ISBN 7-5080-1001-9

I. 君… II. 陈… III. ①拜占庭帝国-历史-普及读物
②君士坦丁堡-历史-普及读物 IV. 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273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21千字 2插页

1996年3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080-1001-9/K·078

· 定价:9.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陈志强，1952年8月21日生于天津市，原籍为辽宁省沈阳市。1982年初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并留校任教。1983—1985年赴希腊进修希腊语和拜占廷史。回国后攻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专业研究生，并获硕士学位。1991—1994年在希腊萨洛尼卡亚里士多德大学哲学院完成博士学业，获历史考古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和世界史教授。主要论著：《拜占廷与中国关系史研究》、《拜占廷灭亡的经济分析》和《拜占廷军区制的历史作用》等。

编者的话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有活力的学科。它的鉴往知来、资治育人的社会功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说，历代社会的因革都有规律可循，从夏、商、周的变化情况，可以推知后世的演变趋向。清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章太炎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把读史知史视为做人和爱国的前提。于此可见前人对历史是何等重视。毛泽东爱好历史，并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更是众所周知的。

我国老一辈史学家是很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的。三四十年代，范文澜著《大丈夫》，吴晗著《历史的镜子》，胡绳著《二千年间》等，五六十年代，吴晗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都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专家。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史

学工作者关心和重视这项工作。让历史学走出书斋,服务现实。

这套丛书首批两个系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联合推出。如果读者需要,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其他系列。

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经验,一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1995年11月

引 子

“黑色礼拜四”——君士坦丁堡陷落记

1453年5月28日，礼拜三，乌云低垂，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上空回荡着悲壮神圣的颂歌，一队人群高举十字架和各种东正教旗帜标志沿着麦西大道边走边唱，缓缓行走。工匠们放下手中的工具，妇女们停下家务活，纷纷涌向麦西大道，人们看到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朝臣们神色肃穆地走在队伍前面。连日的激战使他们面容疲倦、衣冠不整，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全城。

是呀！凶猛强悍的土耳其人连续一个多月对城市的围攻日甚一日，几乎耗尽了帝国最后的生气，守城的几千官兵无论如何也抵抗不住攻城的十几万土耳其军队，狡猾的教皇骗取了皇帝皈依罗马教廷的承诺后却没派来一兵一卒，贪婪的意大利商人只知道从皇帝那里得到贸易特权和商业利益而根本无意帮助皇帝作战，威尼斯人虽然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只来了几艘救援船，这些船只仅能用于破城之际的紧急撤离，而对城防毫无帮助，至于威尼斯义士乔万尼率领的700名外国斗士如何能与训练有素的土耳其大军抗衡？城内能够被动员的青壮年都已披挂上阵，但是，土军连续的

进攻使守城的数千兵民伤亡过半。君士坦丁堡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它还能指望什么呢？

皇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确实感到孤立无援，但是，当他抬起头看到仪仗队高举的最受人们崇拜的圣母子像时，他似乎眼前一亮，心中又浮现出一线希望。他相信，唯有上帝能够带来奇迹解救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是他的祖先、被称为“第一位基督教皇帝”的君士坦丁大帝建立的，那以后整整1130年，它一直是帝国的核心，虽然几经风雨，但始终屹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日耳曼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和俄罗斯人从来没有能够征服它，拉丁人一度占有它，但很快就狼狈地逃走了。这难道不是神迹吗？这一个多月来，他率领的几千人军队竟然能在十余倍的土耳其人轮番攻击下，确保城池不失。这就是上帝保佑的明证！皇帝默默地闭上眼睛祈求，“全能的主啊，你一定能再次保护你的子民”。

街道两旁高大的建筑群，典雅的大理石柱廊，特别是渐渐临近的雄伟的圣索菲亚教堂，将皇帝翻腾的思绪带回到那遥远的帝国光辉的时代，君士坦丁大帝、查士丁尼大帝、伊拉克略一世、瓦西里二世这一系列光荣的名字使他胸中升起无限的自豪。作为这些帝国伟大君主的后代，他感到肩负的责任。自从即位以来，保护罗马帝国的责任感就一直激励他日夜操劳。现在，当帝国面临危亡之际，他更要肩负起历史的责任。他曾多次断然拒绝弃城西逃的建议，全力投入城防的组织工作。当他目睹许多达官显贵和高级教士仓皇撤离首都时，心中充满无限愤慨。同时，一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城市共存亡的激情在胸中升起。

但是，眼见周围那些由于年久失修而破损不堪的公共图书馆和巨大赛车场，不由得又勾起他心中的感慨，昔日那样强大的帝国何以衰落到如此地步？曾几何时，这城市还是商贾云集，各国旅客、学人向往之地，而今人人争相外逃，唯恐难脱厄运，濒临“黄金角”海湾的商业区过去何等喧闹，叫卖之声不绝于耳，如今这里一派萧条，一些商业街道早已人去楼空，为荒草湮没，……他确信自己不是无能之辈，可是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帝国的光荣一去不返，是什么原因使帝国气数将尽？四年前他即位以来，这些问题就长久地萦绕在他的心头，今天他更迷惑了，也许他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昙花一现的光荣

- “我的殿下，您将继续走多远？”
- “我要继续走下去，直到在我前面引路的神停下为止。”
- 当拜占廷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一场巨大的灾难已悄悄地逼近了他们

一、“新罗马”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前身是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拜占廷。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向海外开拓的希腊商人首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建立了卡尔西顿城,几年后,他们又在卡尔西顿城对面的欧洲一侧建立起新的商业据点,并使用其首领柏扎思(Byzas)的名字为新城命名,称拜占廷城(Byzantium)。此后数百年,特别是在希波战争^①中,拜占廷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5—425)、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公元后21)和古罗马史家塔西陀(Tacitus,约56—120)等古典作家都对拜占廷城作过描述。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很早就受到许多古代军事将领的注意。古代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约公元前519—465)手下大将迈加比佐斯就嘲笑卡尔西顿城的居民有眼无珠,竟然没有认识到拜占廷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拜占廷城的发展却受到极大限制,特别是在公元194年,罗马皇帝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 146—211)为报复该城居民支持其政治死敌尼格尔(Pesennius Niger, ? —194),几乎将它夷为平地。直到公元4世纪初,它仍然没有从这次破坏中恢复过来。

^① 公元前546—448年,希腊诸城邦联合抗击波斯军队入侵的战争,最终以波斯人势力被迫退出欧洲和爱琴海及沿海地区而告结束。

谁也不会想到,130年后,这个惨遭破坏的城市迎来了它的辉煌时代。

当时,罗马帝国刚刚经历了“公元3世纪大危机”,奴隶制经济遭到沉重打击,难以恢复,特别是帝国西部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商业凋敝,昔日活跃的贸易中心被荒草掩蔽。经济崩溃伴随着政治动荡,整个帝国陷入军阀混战,武装割据的分裂局面,各路军事将领独霸一方,自立为帝,争权夺地,相互残杀。社会各阶层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精神颓废,道德沦丧。在大危机的背景下,帝国分裂势不可挡,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悄然东移。

和西部深刻的社会动荡相比,帝国东部相对稳定。在经济方面,东部地区长期存在的多种经济形态极大地缓和了奴隶制经济危机造成的冲击,隶农经济和农村公社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人身的部分解放和农民对于相对独立的小农经济利益的追求,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活跃了农村经济,从而为东部帝国度过危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一二百年前已经开始兴起的东西方贸易此时更加活跃,使东地中海世界逐渐形成了以拜占廷城、亚历山大城和安条柯城为中心的国际商业贸易区,其中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由于控制东西南北海陆交通的汇合点而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性。

经济稳定也提高了东部地区的政治地位,晚期罗马帝国的皇帝们越来越喜欢到东部居住,戴克里先(Diocletian, 245/246—约316)就一直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尼科米底亚城,他以后的许多罗马皇帝也都把自己的行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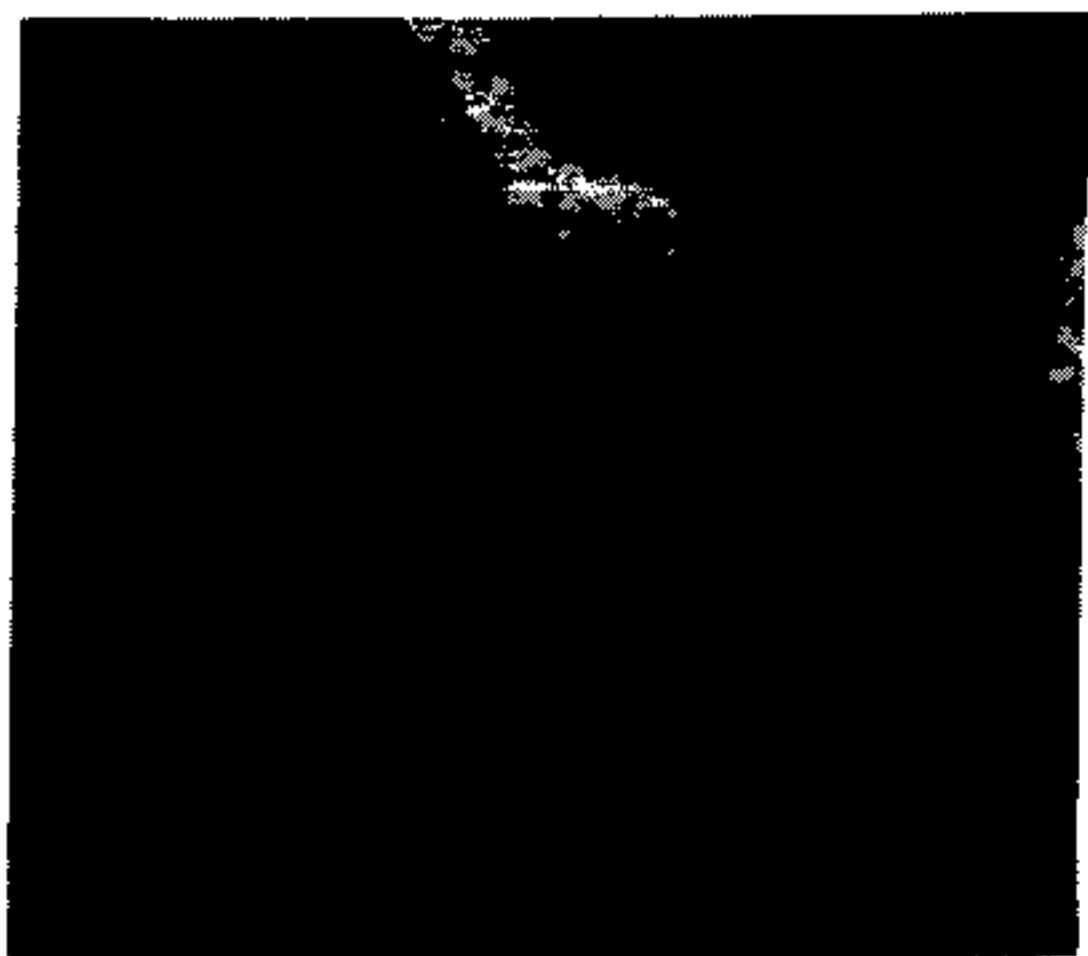
君士坦丁堡陷落记

中心搬到东部地区。东地中海世界的古代文明有过极为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曾达到这个地区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随着马其顿扩张和亚历山大东侵，先进的希借文化得以传遍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并得到该地区各民族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基础。另外，自公元1世纪兴起于巴勒斯坦并在西亚地区迅速传播的基督教给普遍存在的绝望心理和颓废思想提供了精神寄托，使意识形态的混乱局面得到调整。显然，古城拜占廷即将来临的好运不是神赐的，它嗣后的巨大发展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君士坦丁大帝

作为当时罗马帝国杰出政治家的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Great, 306—337)充分认识到帝国东部地区在增强其统治实力中的重要性,他独具慧眼,力排众议,在萨尔底卡(今索菲亚)、萨洛尼卡和特洛伊等城中选定拜占廷城作为建设新都的城址。拜占廷城确实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军事战略重要性。它座落在小山丘上,南临马尔马拉海,北靠“黄金角”海湾,东面扼制波斯普鲁斯海峡,三面环水,一面居高临下俯瞰色雷斯平原,易守难攻。不仅如此,这里还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军事大道埃格南地亚大道和小亚细亚地区军事公路的汇合点,是通向亚洲的必经之地。



君士坦丁堡地图

同时,由于它控制黑海经由爱琴海进入地中海的水上交通

要道，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公元 324 年，君士坦丁一世发布命令兴建“新罗马”，并任命重臣着手进行建筑工程的准备工作。次年，建筑工程正式开工。君士坦丁一世对这项工程极为重视，他亲自跑马勘测、圈定城市界标。当时，他的随从官员对他确定的城市的巨大面积感到惊讶，疑惑不解地问道：“我的殿下，您将继续往前走多远？”他回答说：“我要继续走下去，直到在我前面引路的神停下为止”。此后，他调集帝国各地的建筑大师和能工巧匠，按照罗马城的规模精心设计。大量的奇石异物从各地运到工地，无数古代的建筑和艺术杰作被强行从罗马、雅典、亚历山大、以弗索和阿提卡半岛运往拜占廷城。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他特地调动 40000 名哥特士兵投入建筑工作。

经过 5 年精心施工，“新罗马”初具规模，公元 330 年 5 月 11 日，君士坦丁一世亲自主持了盛大的新都落成典礼，拉开了持续 40 天的庆祝活动的序幕。新罗马的面积超过旧城十几倍。在旧城的小山丘上豪华的皇宫拔地而起，大理石屋面、阳台和柱廊在金色的阳光和蔚蓝的大海衬托下使整个建筑群显得格外典雅庄重。旧城墙被改建为高大的皇城城墙，城门塔楼正对西方的宽广大道。大道南侧修建起巨大的赛车竞技场，完全依照罗马竞技场的式样，宽宽的赛车道可容 10 辆赛马车并排奔跑，赛场中央耸立着古埃及的方尖碑，可容纳数万人的看台用花岗岩分区建造，外墙则由四层拱型门廊构成，上面装饰精美的大理石雕刻。沿麦西大道继续向西，圆形的君士坦丁广场周围矗立着一大片公共建筑

群,是公众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的第一大中心。这里,最高大雄伟的建筑是帝国议会和元老院,十几级大理石台阶是政要显贵、文人墨客向公众阐述政治见解和显露文学天赋的论坛。而稍后在该广场西侧建立的塞奥多西乌斯广场呈方形,是多条重要的罗马军事大道的汇合点,也是全城最大的集市。这里作坊店铺遍布,商号钱庄彼邻,衣食用行,应有尽有,分区设立,井井有条,形成了方圆数里的商业区。向西南伸展的麦西大道是举世闻名的大理石柱廊大道,两侧有巍峨的市政厅,森严的将军府和国库,典雅的国家图书馆和优雅的贵族宅区。在这里,风格各异的罗马贵族庭院也按罗马城式样建筑,以便吸引各地名门显贵。全城主要街道、广场和建筑物前都布满了精彩绝伦的艺术品。城市最西侧建起君士坦丁堡城墙,形成第一道城防体系。

人们热烈庆祝君士坦丁堡的建成,载歌载舞,彻夜狂欢,颂扬君士坦丁一世的万世功德,因此,又把“新罗马”称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即“君士坦丁的城市”。此后,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新都的地位,使之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第一大城。君士坦丁一世曾亲自批准罗马贵族免费迁入新都贵族住宅。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也获得了与罗马旧元老院同等的法律地位。君士坦丁一世采取的这一系列特殊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新都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在数十年内,君士坦丁堡城区居民数达到数十万人。现代拜占廷学家根据该城市粮食进口的记载粗略估计,当时君士坦丁堡人口在50-100万之间。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这个数字都是手屈一指的,甚至到公元13、14世

君士坦丁堡崛起记

纪,欧洲最富有的威尼斯也仅有 20 万人口。

在君士坦丁堡巨大的城区内,有帝国行政中心所在地,大皇宫是全帝国的神经中枢和心脏,一切政令都从这里发出,通过遍布帝国的公路网,传送到各地,控制和管理庞大帝国地方行政的高级官吏也是由这里委任派遣。每天,在皇家驿道上来往着信使和官员,他们把帝国各地的军事和政治情报信息送入大王宫,又带着中央朝廷的命令奔赴各地。特别是标有“军情”标志的流星信使马不停蹄地奔驰在各驿站之间,在不到 10 天的时间里,即可以将首都发出的命令送到最远的边区。这个帝国权力的核心迅速吸引了地中海世界的大小政客,他们怀着不同目的,抱着各自的愿望,纷纷集中到新都。即使是已被派往各地的官员也在首都留有宅府和家眷,这既是中央政府的命令,也是他们的愿望,因为保持与权力中枢的密切联系将有利于他们在仕途上的发展。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中心作用决定了它在帝国历史上的首要地位,也造成了它在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特殊地位。公元 3—4 世纪,在帝国境内形成的 5 大教区,即罗马、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条柯和拜占廷城,代表基督教最强大的几股势力,其中新都君士坦丁堡宗教地位迅速上升,从排名最后到排名第一,在皇帝们的支持下,很快即获得了和罗马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罗马,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不久也成为东部各教区的首领。由于皇帝们严密控制教会事务,所以,帝国各地教会的主教,包括罗马的主教都随时听候皇帝的召唤,或到首都参加会议,或面君接受训示。

君士坦丁堡重要的文化地位是和其政治、宗教地位相应的。这里安全舒适的环境和繁荣昌盛的城市生活吸引着整个帝国的知识界，原先积聚在罗马城的文人学者和分散在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涌入新都。语法学家和哲学家来到首都建立起语言学校，向贵族子弟和富人家的后生传授古希腊和罗马语言知识。吟颂古典诗篇和名著既是当时的时髦、风雅，也是从政为官的基本要求。艺术工匠来到这里开设作坊，广招当时急需的建筑和艺术学徒，承包和制作大量建筑所需的艺术品。他们从最初仿造古希腊的绘画雕刻发展到创作具有独特风格的宗教作品。法学家也开办了法律学校，培训帝国官员，提供大量急需的司法人才。欧洲最早的大学君士坦丁堡大学就是于公元5世纪在这些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的。国家还规定，通过全国性考试，招贤纳士，选择和任命国立学校教师。为了整理古代图书，帝国政府请了许多著名学者翻译注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重要文献。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尚古之风极盛，学习古希腊语、搜集抄写古籍蔚然成风，研究古代哲学和戏剧，钻研古代文法和修辞也成为知识界的“热门”。正是在这个热潮中，形成了以君士坦丁堡用语为基础的古文献的拜占廷译本和以亚历山大科普特语为基础的科普特译本。首都文化生活极为丰富，除了定期举行的大型赛车竞技赛事和体育竞赛外，各个剧场经常上演传统剧目，而各种新节日也常常把君士坦丁堡人抛入不夜的狂欢之中。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它成为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及其子弟向往的求学之地，来自各国的年轻人和拜占廷学生一同在君士坦丁堡各学校中